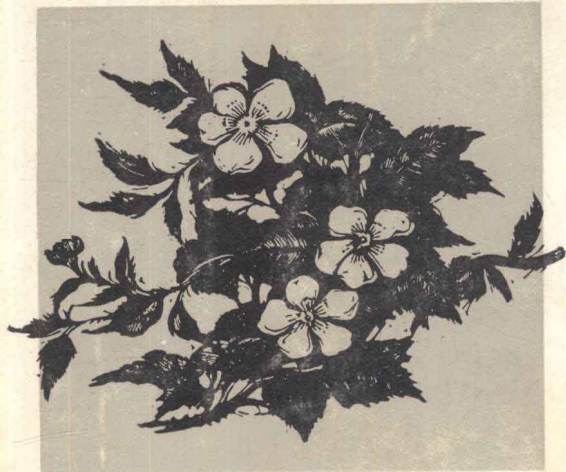


中國現代文學叢書



艾蕪
短篇小說選

中國現代文學叢書
文教出版社

艾 蕪 短 篇 小 說 選

著 者：艾 蕪

出 版：文 教 出 版 社

香港上環保良局新街28號

承 印：海 港 印 刷 公 司

香港灣仔星街十五號

電 話：5-274634

發 行：天 地 圖 書 有 限 公 司

香港莊士敦道30號地庫

電 話：5-283671

1979年1月再版 · 定價港幣七元五角

序

年輕時候，五四運動給我的影響是不小的。雖然那時候我還是小學生，在四川新繁縣的高級小學讀書，看報紙和雜誌的能力很低，不懂的地方很多，但却有一股勇氣，也可說是傻氣吧，總是捧着『新潮』、『新青年』以及『少年中國』來讀，能懂多少就懂多少，不管白費多少力量。而且一了解了，即使是了解錯了，或者只是一知半解，就想變成行動。看了蔡元培的『勞工神聖』的文章，寒暑假回家的時候，就不要人挑衣箱被包，甘願自己拿肩膀去承担起，辛苦走二十里路，覺得是一件高尚的事情。儘管國文老師要學生做文言文，但我不顧他的反對，偏要寫白話文去繳卷。另外，則又起了一種強烈的求知慾望，想到五四運動的發源地北京去讀書，尤其想進北京大學。不管作得到作不到，這個美夢一直作得很香的。

我的父親把祖父分給他的十多畝田都賣了，專靠教初級小學每月得來的八元錢來養家，哪能供給一個兒子讀大學？中學都不可能！幸好公費的成都省立第一師範學校幫助了我，但這個學校並不使我滿意，因為那裏面連新潮流的一點泡沫都找不着。而且讀大學的美夢也漸自破滅了，主要是認清了經濟上實在不可能。但我的勇氣和傻氣，反而有增無已。我要憑我的雙手，我的勞力走到世界上。就由於這種對勞工神聖的簡單認識，並相信半工半讀可以作到，便用一種豪爽和愉快的心情，坦然接受着一個勞動者在舊社會裏所能遭到的一切苦難。我六年沒有同我家通過信，也沒有和同學通過信，我決心跟我那出身的社會割斷了聯繫，就這樣投進了人生的大海。

一九二五年的秋天，我流落在雲南昆明的街上，上了人生哲學的第一課，這是我最難忘的一

課，也是任何大學所不能授予的一課。但我把這一課寫成文字的時候，已在一九三一年的上海了。因爲一九二五年那個時候我並沒有想到要作文學工作者，只想在那個叫人活不下去的社會裏頑強地生活下去，並要工作、讀書、學習，把社會當成一個大學。

我在雲南昆明的紅十字會作過一年半的雜役。在雲南西部的羣山中流浪過一個時期。在滇緬界上山頭族人居住的山——一般漢人把它叫作野人山——裏，替路邊漢人開設的馬店打掃過五個月的馬糞。在緬甸仰光幫中國和尚煮過一個時期的飯。又流浪到過馬來亞和新加坡。我最初寫作的材料，就從這樣的環境裏、這樣的生活裏汲取來的。

選在這個集子裏的短篇，都是一九三一年以後寫成的。但在一九三一年以前，即在流浪期間也儉閒寫過新詩和小說。在昆明的文藝刊物上發表過作品。在仰光無以爲生的時候，也靠投稿到華僑報紙的副刊上生活過一個時期。這也是由於五四運動的影響，深深愛好白話文學，即在無法寫作的條件下，也忍不住不寫。我記得在山頭族居住的山中，結束了五個月的辛苦工作，走下緬甸的八莫平原，住在伊洛瓦底江邊一家苦力店裏的時候，晚上點起一枝蠟燭，就伏在地板上，高高興興地寫起新詩來了。這是流浪期間最難忘的一夜，也是最快樂的一夜。

年輕時候，真是有着無窮無盡的勇氣。我現在還要保持那種勇氣，好好地學習馬克思列寧主義和毛澤東思想，歡欣鼓舞地來迎接這偉大的毛澤東時代，並勇敢地投到人生的大海，體驗前所未有的新的生活，努力用文藝來表現我們偉大的、建設新中國的勞動人民。

一九五三年六月十日於鞍山

目次

序

人生哲學的一課

夥伴

山峽中

左手行禮的兵士

歐洲的風

瞎子客店

海島上

印度洋風土畫

榮歸

烏鴉之歌

意外

紡車復活的時候

回家

手

一
一元
二元
三元
七五
八〇
九四
一四
一三
一三一
一四三
一六〇
一九九

都市的憂鬱·····	二〇八
石膏嫂子·····	二一九
流離·····	二四八
暮夜行·····	二六〇

人生哲學的一課

一 賣草鞋碰了壁

昆明這都市，罩着淡黃的斜陽，伏在峯巒圍繞的平原裏，彷彿發着寂寞的微笑。

從遠山峯裏下來的我，右手挾個小小的包袱，在淡黃光靄的向西街道上，茫然地蹣跚。

這時正是一九二五年的秋天，——殘酷的異鄉的秋天。

雖然昨夜在山裏人家用完了最後的一文錢，但這一夜的下宿處，總得設法去找的，而那住下去的結果將會怎樣，目前是暫時不用想像。

鋪面賣茶的一家雞毛店裏，我從容不迫地走了進去。

把包袱寄在櫃上，由閃有小聰明眼光的么廝，使着欺負鄉下人的臉色，引我到陰暗暗的一間小房裏。這裏面只放一張床，床上一捲骯髒的鋪蓋，包着一個白晝睡覺的人，長髮兩寸的頭，露在外面。

么廝呼喝一聲：「喂！」

那一捲由白變黃以至於污黑的鋪蓋，蠕動了幾下，伸出一張尖下巴的黃臉，且抬了起來，把兩

● 雞毛店是一種很小的客店。

● 么廝是對茶房夥計的稱呼。

角略現紅絲含着眼屎的眼睛張着，不高興地望望么廝的臉，又移射着我。

『你們倆一床睡！』么廝手一舉，發出這道照例的命令，去了。

睡的人『唔』的一聲，依然倒下，尖下巴的黃臉，沒入鋪蓋捲了。

我無可奈何地在床邊坐下。

這同陌生人一床睡的事，於我並不覺得詫異。我在雲南東部山裏漂泊時，好些晚上都得有聞不識者足臭的機會。如今是見慣不驚了。

屋裏，比初進去時，明亮些了。

給煙薰黃的粉壁上，客人用木炭寫的歪歪斜斜的字，也看得十分清楚。

『出門人未帶家眷……』這一類的詩句，就並不少。但我一天來沒有吃飯，實在提不起閒情逸致來嘆賞這些吃飽飯的人所作的好東西。

我得去找點寒肚皮的，但怎樣找，却還全不知道，只是本能地要出去找罷了。

我到街上亂走，拖着微微酸痛的腿，如同戰線上退下來的兵。

飯館子小菜下鍋的聲音，油煙播到街頭的濃味，誘出我的舌尖，溜向上下唇紙了兩紙，雖然我的眼睛早就準備着，不朝那掛有牛肉豬肉的鋪面瞧。

這時我的慾望並不大，吃三個燒餅，或者一堆乾胡豆，儘够了。

我緩緩地順着街邊走，向着那些夥計匆匆忙忙正做麵餅的鋪面，以及老太婆帶着睡眠坐守的小吃攤子，溜着老鷹似的眼睛。喉頭不時冒出饑水，又一口一口地吞下去。

叫化子三口吃完一個燒餅的故事，閃電般地掠上我的心頭。

是這樣：他，一個襤褸的叫化子，餓急了，跳到燒餅攤前，搶着兩三個冷硬的燒餅，轉身就跑，連忙大口地咬，拚命哽下。等老板捏着趕麵棒氣呼呼地打來時，他已三口吃完了一個。

這故事在我的心裏誘起了兩種不同的聲音：

一種嘲弄地道：『你有三口喫完一個冷燒餅的本事麼？』

另一種悲涼地答道：『沒有！』

嘲弄的更加嘲弄道：『沒有？那就活該捱餓！』

吃了飯沒錢會賬的漢子，給店主人弄來頭頂板凳當街示衆的事，也回憶起了，地點似乎在成都。不知昆明的老板，對待一個口吃的客人，是採怎樣的手段，想來總不是輕易放走的吧。

肚子裏時而發着咆哮聲，簡直是在威逼我。腦裏也打算亂來這麼一下：做個很氣派的風度，拐着八字足走進飯館，揀一方最尊的座位坐着。帶點鼻音叫旁邊侍候的夥計，來肥肉湯一大碗，乾牛肉一大盤，辣椒醬一小碟。……舒舒服服地飽吃一頓。

然而，料到那飯後不輕的處罰，可就難受。

只有找點東西賣了。賣東西，就很生問題，包袱還放在櫃上，要當老板面前取出東西賣，似覺不妥，這非晚上再爲設法不行。而且，可賣的東西，除了身上的毛藍布衫子外，包袱裏的衣褲，都是髒的，有的甚至已脫了一兩個鈕扣。給老太婆填鞋底，作小孩的墊尿布，倒滿有資格，要別人買來穿，那就全不可能。至於書，雖有兩三本，可是邊角通捲起了，很壞。當然那些殘書攤的老頭兒，看見了，便會擺手不要的。總之，就我的全部所有，變賣不出一文錢來。

一面走，一面思索，腦子簡直弄昏了。

直到簷頭河也似的天空漸漸轉成深藍，都市的大街全換上了輝煌的新裝時，我才轉回店裏。店老板的一家人，正在吃着飯。我連忙背着燈光，又吞了幾口饑水。

託詞取得了包袱之後，拿到小房間裏打開看。這一晚要同我一床睡的黃臉尖下巴人，早已溜出

去了。包袱裏找得一雙精緻的草鞋，細絨繩作的絆結，滿新的。

我由成都到昆明，這一個多月的山路，全憑兩隻赤裸裸的足板走。因為着布鞋，鞋容易爛，經濟上划算不來。着草鞋，倒是便宜，但會磨爛足皮，走路更痛得難忍。因此，在昭通買好的一雙草鞋，就躲在我包袱裏，跟我走了兩三千里的路。這在當時是可以帶也可以丟棄的東西，料不到如今會成了我的一份不小的財產。拿到十字街頭去拍賣吧，馬上心裏快活起來了。

草鞋塞在褲襠裏，滿神氣地，又像作賊一般逃出店外。在街燈照不到的地方，看看兩頭沒有警察的影子，便忙從褲襠裏取了出來。擺出做生意人的正經嘴臉，把貨拿到燈光燦爛的街上，去找主顧。

立刻想着：這該怎樣措詞，才使人家看不出我是僅僅拍賣一雙，價錢上不致折本呢？

這簡直是一般的原則：貨在商人店裏，貴得如同寶貝，真是言不二價的；等落到我手中，而要拍賣的時候，雖然你並不曾用過，可那價錢就照例減少一半。這雙草鞋，由我的手托到街頭標賣，準於虧本了，還說什麼呢？然而，我不能聽其得着自然結下的局面，我得弄點小聰明，就是裝假也不要緊。真的，爲了必須生存下去，連賊也要作的，如果是逼到非餓死不可的時候。圍繞我們的社會，根本就容不下一個處處露出本來面目的好人。真誠的好人，也可以生活的話，那須要另一個新的天地了。假如我一進店時就向店老板申明，來的我正飢餓着，店賬毫沒把握，那我真要睡在街邊吃警察的棒了。

依據這生存的哲理，我就向小販攤邊休息着的黃包車夫叫，一面伸出拿草鞋的手。

「喂，你們要草鞋麼？新從昭通帶來一挑，這是一雙樣子，看！要不要？」

黃包車夫一個個把草鞋接遞着，在小販攤邊的臭油燈下，摩挲着瞧。我背着手，像個有經驗的老板樣，觀察着顧主們的神色。

一個喜愛地說：『這太貴了！』

一個擺擺短髭的下巴道：『不經穿哪！』

一個悠然自足地說：『還是穿我們的麻打草鞋好！』

這行市，實在太壞，我有點着急了。忽然那賣花生胡豆的小販，問我的價：『一雙多少錢？』

『你要買幾雙？』作得真像賣過幾百雙草鞋似的樣子問，『多，價錢就讓一點。只買一雙，就要四百文！』我就是照這個價錢買的，並不心狠，本想喊高一點，又怕失去這位好主顧。

『嚇，再添一點錢，就够買一雙布鞋了！哪有這樣貴？』小販就裝着不看貨了，另把眼光射在攤子上，似乎在默數花生胡豆的堆數。

我抓着草鞋給他看，說：『看，這是昭通草鞋哪！』其實昭通草鞋之所以特別於昆明的，我一點也不知道，只是裝成像行家也似地在說話。

『不管你什麼昭通來的，草鞋總是草鞋，不像蛋會變雞嘞！』小販微微地歪着嘴譏諷我起來了。

我的臉，不知怎的，登時紅了，氣忿忿地拿着草鞋就走。

『兩百文！賣嗎？』他突然還我一個價錢。

『三百五！』我掉頭答，足放鬆一點。

『一個添，一個讓，二百五。』一個黃包車夫打總成。

『就是他說的好了！』小販高聲叫着，我站住了。

『三百！一個也不少！』堅持我的價錢。

『去你的！不要了。』

我去走了一大轉，找了一大批主顧：黃包車夫、脚夫、小販、小夥計。像留聲機器把話重說了

許多次：一挑草鞋……樣子一雙……買得多就減價。然而，結果糟糕得很，不是還價一百六，就是一百八，彷彿他們都看穿了我是正等着賣了草鞋才吃飯的。

我沒有好辦法了，就只得仍走回去找這賣花生胡豆的小販，由二百五的價錢賣出。但他却拿出不擺不吃的嘴臉，鼻子裏哼哼地應我。大概我剛才掛的假面孔，已給窘迫的神氣撕掉了。因此，落得他目前裝模做樣。最後，他才『唔』的一聲說：『不要！這草鞋不經穿哪！』

這真是碰了一個很響的壁囉，我掉身就跑。

『好！兩百，兩百！』他又這樣抓住了我。

這一聲是實際地比一百八多了二十文，而這二十文之於此時此地的我，價值是大到無可比擬。於是我就賣給他了。

醬黃色的銅板（一枚值二十文）由他的手一枚一枚地數放在我的掌上，一共十個。我小心得很，又把銅板一個一個地擲在階石上，聽聽有沒有啞板子，——這舉動，全不像一個販賣一挑貨物的商人了，但我已顧不到這些。

同時側邊的黃包車夫說：『呵，兩百文一雙，那我們也要了。再去拿幾雙來！』

『不賣了，不賣了！』我有點氣。但這氣不久就消失了。

如同在袋裏放了十個銀元，歡愉在我的唇邊顫動。

我走進一家燒餅店，把十個銅板握在左手裏，右手伸出去選那大一點的燒餅；一面問着價錢。

縛着洋麵口袋改成圍腰的夥計回答：

『一個銅板一個！』

我想着用當二十的銅板，當然可買兩個了。使噠的一聲丟了一個在攤上，兩個黃黃的熱燒餅便握在我的手裏了，正動身要走，夥計叫起來了：

「喂，還要一個銅板！」

「噫，你說的一個銅板一個餅，是當十的銅板，還是當二十的？」我詫異地問。

「全城都沒有當十的銅板了！」夥計的聲音已放低，似乎業已悟出我是遠鄉的人。

再丟下一個銅板之後，對於現存的財產，就沒有剛才那麼樂觀了。

我走到燈光暗淡的階石上坐着，匆忙地大嚼我的燒餅。

昆明初秋的涼意，隨着夜的翅子，掠着我的眉梢了。

頭一個餅，連我也不明白是怎樣哽完了的。第二個，我得慢些嚼。咬了一口，從餅心裏溢出來的熱香，也已嗅着。越吃越好吃，完了，還渴想要，覺得有點不對。像慳吝老頭子警告放浪兒子那樣的心情，竟也有了。

終於忍不住，後來又去另一家店裏買一個。全部的財產就消耗去十分之三，然而，到底還沒有飽。不過，人是恢復元氣了。

有了元氣的我，就走進夜的都市的腹心，領略異地的新鮮的情調，一面還伸出舌頭去舐舐嘴角上的燒餅屑。

滇越鐵路這條大動脈，不斷地注射着法國血、英國血……把這原是村姑娘面孔的山國都市，落成一個標緻的摩登小姐了。在她的懷中，正孕育着不同的胎兒：從洋貨店裏出來的肉圓子，踏着人力車上的鈴子，噹啷啷地馳在花崗石砌成的街上，朝每夜覓得歡樂的地方去。那些對着輝煌的酒店，熱鬧的飯館，投着飢餓眼光的人，街頭巷尾隨處都可以遇着。賣麵包的黑衣安南人，叫着「洋巴巴」的雲南聲調，寂寞地走在人叢中，不時晃在眼前，又立即消失。

擁有七個銅板的財產，在各街閒遊，彷彿我還不算得怎樣地不幸福了。

夜深回去。這要同我一床睡的人，悄然地坐在床邊吸煙。他對我投一個溫和的眼光；同時一枝

煙，很有禮貌地送在我的手頭。我望見他遞給煙枝的手頸，密散着黑頂的紅點，登時使我怕起來了。『呵呀，今晚要同一個生疳瘡的人睡，怎了得！』這由心裏彈出的聲音，幸好忍在唇邊了，我才仍然有禮貌地把煙枝退還。當他偶然抓抓身上的時候，我周身的皮子，也忽地發着癢了。我不得不去找老板另換房間，他却白着眼睛給我一個乾脆的拒絕。

同我睡的夥伴，是終夜醒着，不住地抓他的腿，抓他的背，抓他的肚皮，抓他的足板……我憎惡着，恐懼着，昏昏迷迷地度了一個不舒服的初秋之夜。

二 拉黃包車也不成

走到黃包車行的門前，就把腰幹伸直，拿出一點尙武精神來：總之，要在車行老板的面前，給他一個並非病弱的印象。同時，覺得自己也有九分把握，兩隻足幹，只要拉起褲腳給他看，包會認為滿意的。在學校的期間，我愛踢足球，近來又幾乎走了兩個月的山路，足腿實在發育得很健全的。

見着戴瓜皮帽的經理，向他用嫵婉的語氣說明來意之後，便又急促地問了一句：

『我這樣的身體，也可以拉黃包車麼？』

『怎麼不可以？你來拉最合適了！』他發出鼻子壅塞的澀音，咳嗽了一下，吐了一口痰，『十四五歲的孩子，五十多歲的老頭兒，都還拉車在街上跑哩！』

我起初擔憂着我的病色的臉，會生出別的問題。如果他斜着白眼說『你不行』，我的手就預備着拉起褲腳，亮出足腿，作最後爭辯的保證的。料不到結果如此之佳，自然，心裏就很快樂。

『你認識街道麼？這倒很——』漲紅了臉，又咳嗽了幾下，『很要緊的！』這確實是一個不小的難題，使我有點費神解答了，『我……街道……』突然增加了勇氣，『認識的。』

『真的麼？』見我回答得似很勉強，自然懷疑了。

『不認識街道，我敢拉車麼？』飢餓的威脅，逼我一直勇敢下去。

『對！那就很好！』他取出屬於賬簿那類的龐大的書。提起筆，把我報告給他的姓名、年齡、籍貫，全錄了上去。隨即眼裏射出一線狡猾的光芒，十分鄭重地說：

『車租一天一元哪！』擰了一下清鼻涕，粘在兩根指頭上的滑膩東西，就從容地揩在他坐的椅子下面，『這也不打緊，多跑幾條街，什麼錢都賺回來了。還有，客人給你車錢，不管他够不够，你都伸着手說：「先生，添一點！」我告訴你，這就是找錢的法寶！』

『車租可以少點麼？』這一天一元的租錢，確實嚇着我了。

『這是一定的規矩，你不拉，算了！』

『好，我拉！我拉！』要把走到絕路的生命延續下去，目前的敲詐和苛待，就暫時全不管了。

『呵，誰保你？是哪一家鋪子？』他在勝利之後，得意地問。

『呵，我沒有鋪保哪！』我有點驚惶了。

『哼，鋪保也沒有找着，就來拉車麼？小夥子，你怎麼不先打聽打聽哪？』

『實在找不着鋪保，沒法哪！』窘迫地回答他。

『什麼？什麼？找不着鋪保！』眼睛立刻睜得大大的，很詫異，一定在腦裏把我推測成一個歹人吧？他漲紅了臉，咳嗽了幾下，『去你的！去你的！』急擺手，頭轉向另一邊

我微慚地退了出去。門外初秋早上的陽光，抹在我頹然的臉上。市聲在一碧無雲的天空下面，

轟轟地散播着，但一種莫名其妙的寂寞，却捲睡在我的心裏。我伸手進衣袋裏，昨天剩下的七個銅板的財產，依然存在，剛才由那寒寒鼻音給我的悲觀，就減少些了。只要有炭來添，我這個火車頭，是不怕一天到晚都跑的。找百回事，總要碰着一件吧，我是抱這樣不頹喪的心情了。

雖像無目的地在每一條街上亂走，但我的眼睛，總願意在不知不覺的時候，看見有可以覓得工作的地方。這時，我是無所選擇的了，只要有安身之處，有飯吃，不管是什麼工作，不管有沒有工資，都得幹了。

本來我在成都想讀書而沒法繼續進學堂的時候，就計劃在中國的大都市漂泊，最好能找着每天還有剩餘時間來讀書的工作的；如今不但全成了泡影，而且連變牛變馬的工作也找不着，但這並不使我喪失了毅力；不過處世須要奮鬥的意義，如今却深切地烙在我每一條記憶的神經線上了。

走到城隍廟街，依往昔在成都的脾氣，我是要到那些新書店裏，翻翻架上的新書，消磨半個鐘頭的。但在這時的我，却自覺有點羞慚，因為憑着買書的資格，而在書店裏隨意翻書的好時光，於我已全成過去的了。如今，我只要一走進店裏，我的手，我的足，準是被許多人的眼睛監視着，憎惡着哩。

在這條街漫步徘徊，忽然發現了通俗閱報社的招牌，掛在商業場的樓上，打算進去休息，同時還想給腦筋一點糧食，就完全不顧及由污舊衣衫表現出的身份了。

一間臨街的小樓屋做的閱報室，沒個人在裏面，看守的又似乎出街去了。只是桌上放些雜誌，放些書，放些報紙。窗上射進一兩線陽光，滿室都浮着通明的微笑。這安適的小天地，正合我的意，正能寄託我徬徨的心。如果我是這閱報室的看守人，多麼好呵！每天一定的工作，大致是掃地板，拭桌椅，整理雜誌，挾好新舊的報吧？這，我一定會做得有條有理，而且得着閱者的稱讚的。其餘的時間，得讓我像一個閱者似地自由看書。工錢沒有也可以，如有兩塊錢作零用，那就更好。